

春秋左氏傳

十九二十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六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以常夏五

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

無傳四同盟

閻弒吳

子餘祭

闔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

高止宋華少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杞

公孫段伯右也三十一年伯有死乃命為卿

本暨諸本無事字

今蓋以攝
邲行軍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復

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

魯未聞喪也不稱公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齊

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
楚人使公親祿
諸侯

使贈祿之禮
今楚公患之
穆叔曰被殯而祿

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乃使巫

以桃茢先被殯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君禮

歸臣喪乃被殯
三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
楚康王王子圍為令

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
取卣卣
使公

醉切音遂贈終衣
臣致祿於君疏云祿者
彼生時之意

臣詳切在甘可為帚掃除不祥

楚

治問問公起者公治 璽書追而與之璽水也 曰

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命 及舍而後聞取下

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下

而欺我言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

不敢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

之微陋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勸公歸本從季氏得 而終不入焉不入季 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 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

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 鄭上卿有事

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與莫往弱不猶愈乎 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國事晉楚乃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傳言周襄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言以

近刑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

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饋使大夫皆饋司城氏饋

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饋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并降乎升降隨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治其地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太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友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

肆杞也肆餘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

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

也女齊司馬侯也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自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也出奔燕昭昭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

三耦二人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五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晉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平公夫人

母祀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 晉

是以大若非復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 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乎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

音不為之歌却鄙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監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

故有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主遇西戎之禍

疑言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七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政之旨譏其煩碎短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

乎太風也哉決決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公大

封齊為東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

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中涿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

成王陳右稷先公不敢荒淫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

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泱泱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

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為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

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

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潘聲放蕩無所畏自鄩以

下無譏焉鄒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

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思文武之德然而不言有衰其周德之衰乎其周德之衰乎

也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為之

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

聲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俱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

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

不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

厭常日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

匱德弘廣而不宜不自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行而不流制

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風平謂之八風節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

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劓南籥者象劓

執南籥以籥舞日美哉猶有憾也文王恨不

但

而不底所謂富貴是
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貧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引音朔

及^ハ已^カ致^ス見^テ舞^フ大^ク武^者武^主曰^ク美^哉周^之盛^也

其^キ若^キ此^乎見^テ舞^フ韶^ヲ濩^者曰^ク聖^人之^弘也

而^モ猶^ラ有^リ慙^ニ德^ニ聖^人之^難也慙^ツ於^テ見^テ舞^フ大^ク夏^者

禹^之曰^ク美^哉勤^而不^レ德^非禹^其誰^カ能^テ脩^之之^盡

溝^洫也見^テ舞^フ韶^ヲ節^者曰^ク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レ博^也博^覆如^地之^無不^レ載^也雖^キ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レ

敢^テ請^已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

見^カ此^樂歌^之文^然未^レ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

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

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之公^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歆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也吳地貴編鄭地貴紂故各厭厭謂子產曰鄭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史鮪史魚公字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厭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字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能改適晉說趙文字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後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董子尾竈子雅乙未出書日出

奔罪高止也

實放書奔所以示罪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叔

士鞅也此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

止高

十月庚寅閏立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

還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

敬仲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

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

黑子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女世為行人

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解

也然明日政將焉往禘謀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

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

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

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西即世將焉

辟之天禍鄭父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

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

瑕奔晉不山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

奔許蓄酒荒淫自許入于鄭不言獲入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而不克已自責出會求財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

君也邾教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

即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回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

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子產

相鄭伯以知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悞狠子皙

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輿衆也城人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六分吏走

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年長者誠晉人也

甲即六旬也

予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

豹皆取史趙曰亥有二十首六身史趙晉大史

長狄各身如箒之六下一如身是其日數也亥字二十畫在

置身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者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

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而廢其輿尉以役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媿也媿薄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

瑯以為佐伯瑯士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

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夏四

月已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蔡

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終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

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

過諸廷愆旗行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

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有害王

曰童字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弟佞夫弗知成子儋括圍焉逐成愆

成愆為成愆奔平時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其過鞏成殺佞夫五字周括瑕廖

奔晉括廖不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佞夫不知故經書或在宋太廟呼曰

譖譖出出譖譖熱也出烏鳴于室社社如曰

都藍功言擔
古活也

謹皆火也謹效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

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行而婦

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

與結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

由一以介於大國介聞也能無亡乎不逾十年

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伯傷

姬之遇災故使卿供葬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

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穀谷穀谷窟室皆自朝布路

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場左相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子罕也子皮駟子哲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段也三家本同母兄第

三家同出而伯有孫人謂子產就直助疆特又汰侈所以亡時

子哲直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三家疆

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能直則

可弭難今三家未姑成吾所欲以無所卒刃能則伯有方爭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石

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印

于太宮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

也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

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

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勝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游吉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

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長會事焉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且降婁牽婁也周七月今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

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室東壁

二十八年歲星滿在玄枵今三十其明年乃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木夫伯有黨羽

顏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

之會在二十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飾鉏子

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掩

二十五年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罔

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二年楚紇靈王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

宮佗佗北宮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為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

行詐偽止無載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

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

井貶也井貶也成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一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

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

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

以聽誰敢犯乎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

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

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

莫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

難言人不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言成猶在乎我非在也何愛於邑邑將

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隣所笑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

大族而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太史

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更命也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子產使

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服不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相踰五家大人之忠儉者謂鄉大夫從而與之泰後者

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也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攻子產子產奔晉子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所謂使民也義也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

所收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也奢後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並畔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與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各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

主偷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成二十一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二十一年會澶

諄懇誠貌音朱倫切

注式十九

二十

淵蓋年四十七人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故言未盈五十一韓起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定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夕將安用樹善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

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下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慮弘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

害閻立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

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閻立嬰

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僕灑消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群公字為昭二十一年

他侯切

林咸切荀子云傷良曰慝
傷德切慝情飾非曰慝

樂高之難復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壁拱壁公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過表毀瘠巳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

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穆叔不

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義

鈞謂非適嗣何必弟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

君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其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

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二十年癸酉葬襄公公薨

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

斥充滿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是以令東人完客所館館舍高其閭閻閭門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入客使今吾子壞

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葺覆以待寡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請問毀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誅求無時誅責是以不

敢寧君悉索敵賊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逢執

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其暴露之則獻見也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官室卑庫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

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也易治圻人以時填館

宮室圻人塗者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

僕人巡宮巡宮車馬有所處有所賓從有代代

也役巾車脂轄巾車主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

客所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負得速去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門庭之內進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又有牆垣之限

瀉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也進脩垣而行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及命於趙文

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尚曰辭之不可以已也知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謂

人知辭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之有益鄭比公生去疾及展與密州之號

既立展與立以為又廢之鄭比公虐國人患

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辭輕切音盈

展與立去疾奔齊出也母齊展與吳出也女也

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吳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平臣之子也成通

路也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延州來巢隕諸樊在二十閻戒戴吳

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乎嗣君謂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

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言其二十兄雖欲傳十二月北宮

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宋之盟

故也晉楚之從趙鄭印段廷勞于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文子入聘報印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逆文事畢

楚巢牛臣
樊吳子過為巢牛臣所殺
戴吳子餘祭閻守門者

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執逝不以濯大詩

雅濯以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秀而文其貌美其

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鄭人

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

作威以防怨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懼也遠畏也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决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有以爲已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

欲使尹何爲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

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傷自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テ入レ學製ハ焉也 製裁 太官太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テ學者ヲ製ス焉其為ル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色之

重多於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太官太邑所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 慢易 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知謀慮不 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

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 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

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且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坤風棣棣富而開也選數也

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化也

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又言文王行無所又言文王行無所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伐之因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

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字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二十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以曹人于虢

招實陳侯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傳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

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

師必書取言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太鹵太鹵大京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

莒展與出奔吳弒君賊未會諸叔弓

帥師彊鄆田春取鄆今葬邾悼公無冬十有

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瘡疾赴楚公子此

出奔晉書各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將入館就客鄭人惡

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

日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於

墀域外除地為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莊王圍之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

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後矣唯

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

無備則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

懲恨以距君命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

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橐而入無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

邾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

謂先敏邾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後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詐謂東甲況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再

姑傍切音高弓衣一名鞞

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

年會于宋二十一年會澶淵及今會魏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

侯白狄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

朝晉杞之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讚

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

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未有禍

入之心武有仁入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菘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入下吾未能也自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較故欲從

杜谷切 怨謗也

古本切

牲

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

衛設君服二十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

美矣君哉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

君行有執君行有執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夫譏之

故言假以言將遂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

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璧謂棄疾事在

昭十二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齊國子曰吾

代二十子愆矣國子國弱也二十子謂王子圍及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終州犁亦尋為圍

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

晉樂王黶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

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黶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

子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地

君反謂之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黶字而敬字愛也不犯敬子與子家持

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以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開憂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

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季武子伐莒取鄆

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兵未加莒而鄆服

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請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相子相趙文子樂主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

求貨故以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帶為辭謂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

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如牆為人蔽牆之

隙壤誰之咎也咎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

然對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與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忠難不越官信也謂

叔出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義也

三者忠有是四者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勞出不逃難不苟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怨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又賞其賢救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表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百伯引其封疆引正也

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國舉之表旗表貴賤而著

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檮杌夏有觀扈觀

今頓立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商有姚邳二

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十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

淮自無令主諸侯逐進逐猶狎也狎主齊盟其又

可壹乎疆弱無常恤天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

纂統滅又焉用之焉用治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漢有釁楚之

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漢在南今建寧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

稱首章以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

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

令尹疆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

雖赫赫盛疆不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

矣懦弱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也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道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為三十二年楚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會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

終趙孟賦甄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甄葉詩

禮雖甄葉兔首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

甄葉甄葉詩義取微薄物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而以一獻酬知欲

獻之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一人之及享具五獻之

邊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

故辭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

葉賦執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鄉會

皆析俎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

不醴薦而鳩居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

治之薄物可以薦公侯曰小國為蕃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菘菜

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

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撼我兮無

使者也使者也脫脫安徐悅佩巾義取君子徐以

體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趙孟賦

孟以義撫諸侯無下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

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也也可使無吠受子皮穆叔子皮

及曹大夫興拜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景王

高功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

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子孟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矣是

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自此於賤人民為神生不恤而無恤民之心民故神人皆去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言將死趙孟不復年矣不復見

明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魯天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使已幾被戮魯天

謂魯卓魯卓叔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

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楚戮

是忍其外日中不卓言叔孫勞曰數月於外役在外數

月一且於是庸何傷實而欲贏而惡言豈乎

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魯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

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

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鄭徐吾犯之妹犯鄭公孫楚

聘之矣楚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也納

采用鷹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哲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費幣子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哲信義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哲怒既而囊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衝交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

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

用戈子哲直也子產力未乃執子南而戮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也奸犯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姦國之紀謂傷人子哲上大夫女嬖大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

之兄子方太叔曰吉不能充ハカス身焉能ツク充宗ヲ元ハ蔽也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ハカシ叔ヲ蔡放也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為タ二年鄭殺ス秦后子有寵於桓如ニ一君於景

后子ハ秦相ハ公カ子景公カ母母其母曰弗去懼選選

也恐テ景公數テ其罪ヲ而加シ戮ヲ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

侯為晉侯造舟于河策舟為梁通十里舍車

一舍ハ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

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ハ自齊其終事八反每

里以ハ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

故言ハ八反千里用車ハ百乘其二百乘以自

隨故言ハ千乘傳言下秦鍼カ之出極司馬侯問焉

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ハ已坐車女叔齊以

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

孟趙孟曰吾子其肩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

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

之者不數世淫弗能擊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也鮮不五稔鮮少也

歷五年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表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惰日翫惰皆貪

也其與幾何言不能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

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

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

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隧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皆罪稱薰隧

盟起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

本

七字自欲同於六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崇

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困諸阨

又克車每困於阨道請皆卒去車為自我

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

伍乘車者車五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吳之

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為

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晉展輿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昔人先召之故從

十展輿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

亂也此春取鄆今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

滅明以大庇與常儀靡奔齊子子展輿當太

君子曰昔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奪羣公子子秩是棄人

人可弃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

疆疆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高辛居子

曠林不相能也曠林也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闕伯于商丘主辰

商商兵宋地主祀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湯先

相土封商丘因闕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

陽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

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

為晉皇叔虞封唐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

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實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宣汾洺洺宣猶通也汾障太澤障太澤之障以處

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

沈妙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滅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

是乎有永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幣以祈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也不時

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

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

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

政晝以訪問否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夜以安身

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壹茲心不

即由切音秋

美謂過於美也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二百度百事之節

同姓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

嬪其生不殖也殖也羨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

與先羨矣羨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四壹

時取同姓二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全也

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

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也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叔向日善哉胖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

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摺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

久矣為明年鄭殺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

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

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感而失志良臣將死天

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公曰女不可近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

是有煩手淫聲惰墮心身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

不可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失節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節儀使

動不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

酸水味鹹火味苦味甘發為五色辛色白酸

黑苦色赤甘發為五聲徵羽赤聲徵黃聲宮徵

也驗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

序之則成四時過則為蓄陰淫寒疾寒過則

得五行之節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

腹疾雨濕之氣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明

音而切音又

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女陽物而晦時淫則多心勞生疾

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一家一全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

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

改焉改改行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

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

以云也云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溺沈沒於文也蟲為蠱器也受

蟲害者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

風艮為少男為山火男而說長皆同物也物

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郊黑肱王

城犂今河南陽翟縣二邑本鄭地鄭人懼子

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

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纒絞之長曆推己酉十一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右尹子

干出奔晉子干王宮廢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

殺太宰伯州犂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敖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

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子干奔晉從

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

之餼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

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

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

居又切音故

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與乎于齒
齒以三年

而高下辭曰鉞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羈

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下同於晉臣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

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靈王公

鄭游吉如楚蔡邡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

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

能也為四年十二月晉既烝烝祭也趙孟適南

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

之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祭甲辰十一月朔

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庚戌卒十一月七日終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

疆諸侯畏而

經二十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老子秋鄭敘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
以為鄉故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早少美也晉
孫宿如晉致服也公實以之
故書之

傳二十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

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公享之

季武子賦縣之卒章縣詩大雅卒章義取文

致興盛以晉侯比文韓子賦角弓雅取其兄

弟昏相無胥遠矣言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

興

遂賦其棠

其棠詩召南召伯息於其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

嘉樹如其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

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之子宣子

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君子也夫子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為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

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

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夏四月韓須如齊

逆女須韓起之子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

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謂

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中都

在西河界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

太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節使上大夫送遂叔弓聘

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

近郊君使辭曰寡君使弓來繼卿勞之舊好固曰女

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也敢辱

郊使請辭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

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

大館敢不叔尚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先國

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

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氏傷疾作而

不果前年游楚所擊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使

吏數之責數其罪白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而罪二也

謂爭徐吾
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

謂使大史
書七子多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為虐于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

褚師印之子褚師市官之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在

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遠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

衢道也

加木焉

書其罪於木

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讎也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
故諸侯弗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

厚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繆服公
以未秋行始冬還

還乃書之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

彼無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送卑於送是晉而
國不共

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且少姜

甲

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十一月

鄭印段如晉手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公二十五年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禮過厚葬襄公

滕子來會魯厚報之故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

雨無傳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

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大夫梁丙曰甚矣哉予

為此來也邾共姜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

得止昔文襄之霸也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十三年蓋時俗過制故足以昭禮命事謀闕

而已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璧寵之

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致以共位卑而

人上然則時適夫人之喪乎唯懼獲戾豈敢憚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

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

煩不能復大夫退子大赦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自得不腆先君之適謂

姜姜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徵要也一十公

胡本切焜煌光也
七笑切光昭

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也若而人

言如常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

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

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

晉之祖既成婚許婚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將

為陳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十則鍾六斛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也

升シ為ス豆ト五五區ト為ス區ト五五區ト為ス金ト則レ區ト十十斗斗金ト八八斗斗鍾ト八八斛ト以テ家ノ量ヲ貸シ而シテ以テ

公ノ量ヲ收ム之ヲ收メ薄ク而シテ山ノ木ト如ク市ト弗レ加ハ於テ山ノ魚ト鹽ト

蜃蛤ト弗レ加ハ於テ海ト海ニ價ノ如ク在ル山ノ民ト參シ其ノ力ヲ二二入ル於テ

公ニ而シテ衣キ食ム其ノ一ヲ言ハ公ノ重ク公ト聚ク朽ク蠹ク而シテ三三老老凍コ

餒シ皆ハ八八十十已已上上不レ見レ養シ遇ス國ノ之ノ諸ノ市ト屢ク賤ク踊ル

貴ク踊ル則レ足ラ者ト民ト人ト痛ク疾ク而シテ或レ燠ク休ク之ヲ燠ク休ク痛ク念ム之ノ聲ト

其ノ愛ム之ヲ如ク父ト母ト而シテ歸ス之ヲ如ク流ク水ト欲シ無ク獲ル

民ト將シ焉ト辟ス之ヲ箕ト伯ト直ト柄ト虞ト遂ト伯ト戲ト四四人ト皆レ舜ノ後ト陳ノ氏ト之ノ

先ト其ノ相ト胡ト公ト太ト姬ト已ニ在リ齊ト矣ト胡ト公ト四四人ト之ノ後ト

大ト姬ト其ノ妃ト也ト言ハ陳ノ氏ト雖レ為ス人ト臣ト然レ將シ叔ト向ト曰ク

有レ國ト其ノ先ト祖ト鬼ト神ト已ニ與リ胡ト公ト共ニ在リ齊ト矣ト

然レ雖シ吾ト公ト室ト今ト亦レ季ト世ト也ト戎ト馬ト不レ駕シ卿ト無ク軍ト

行ハ言ハ晉ト衰ク弱ク不レ能ク公ト乘ク無ク人ト卒ト列ト無ク長ト百百人ト

言ハ人ト皆レ非ス其ノ長ト庶ト民ト罷ク散ク而シテ宮ト室ト滋ク侈ク也ト滋ク益ク道ト

矐ト相ト望シ而シテ女ト富ク溢ク充ク女ト嬖ク寵ク民ト聞ク公ト命ト

如ク逃ク寇ト讎ト欒ト郤ト胥ト原ト狐ト續ト慶ト伯ト降リ在リ卓ト隸ト姓ト

也ト卓ト隸ト賤ト官ト政ト在リ家ト門ト大大夫ト民ト無ク所ト依ル君ト曰ク

晉ト舊ト臣ト之ノ族ト也ト卓ト隸ト賤ト官ト政ト在リ家ト門ト大大夫ト民ト無ク所ト依ル君ト曰ク

後改之
怡藏之
後藏

不後以樂怡憂怡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讒鼎之銘名也曰昧且平顯後世猶

怠昧且早起也况日不後其能與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

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羊舌氏

在而已盱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

得死言得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聲塵不可

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爽塏者爽明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繫多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傳護晏子之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乎一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

幾亂疾止也子行福則庶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則使宅人反之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故室還其二十三

子先卜鄰矣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去後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

乃許之傳言齊晉之義賢臣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

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

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一為禮於晉

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入而無禮胡

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溫吾縣也

稱以別三傳矣

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十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

也

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

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豐氏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

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州本屬溫

溫趙氏邑

欒氏亡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

州與溫別至今傳二十家

言縣邑既別甚多

無有得道而治取

二十子曰

違義禍也

余不能治

余縣又焉用

伯石之獲州也

後若還晉因

歸州張本

伯椒之叔

父敬子，叔也。叔，也。叔，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叔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也。傳言。

叔，多也。之。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蠶為少。

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

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

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交。

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君其往也。苟有

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

之歸也。歸在此。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

其將來ス今守皮實來小人失望ハ大叔曰吉賤

不獲來ス賤非ハ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ス

無事吉庶幾焉ス幾如ハ趨言ハ亦邾穆公來朝ス

季武子欲卑之ス不ハ欲下以諸ハ穆叔曰不可曹滕ス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ス

一睦焉ス睦謂ハ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ス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ス

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菖ス東境盧ス

蒲斂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ス

斂、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境公曰諾ス

吾告ス子子ス歸而告之ス子尾欲復之ス子ス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ス

矣ス九月子雅放盧蒲斂于北燕ス恐其復ス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ス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ス公懼奔齊書ス

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ス款罪輕於衛行ス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齊公孫

竈卒竈字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曰又喪子

雅矣宴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不臣姜族

弱矣而媯將始昌媯陳二十惠競爽猶可子雅

昔齊惠公之孫也又弱一焉姜其危哉

春秋左氏經傳第二十

齊公孫

古賀反

